

彖
虫

勺

編

諸子編卷二十目錄

古三墳

本草經

陰符經

山海經

周髀經

九章算經

驢子

管子

孫子

老子

孔子家語

晏子春秋

列子

莊子

文子

子華子

公孫龍子

墨子

鬼谷子

孟仲子

於陵子

荀子揚子

孔叢子

新序

蠡勺編卷二十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楊藻 譽劍樞

古三墳

三墳之名始見於左傳右尹子革之言而孔安國尙書序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鄭康成從之賈逵亦以三墳爲三皇時書五典爲五帝常典惟馬季常以三墳爲陰陽始生天地人之三氣五典爲五行謂與道家三皇治世各受其一曰三墳八帝繼起各受其一曰八索之說相符也今所傳古三墳書一卷以山氣形謂之三墳山墳伏羲氏書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山而姓記皇策之

篇附焉氣墳神農氏書言生動長育生殺謂之歸藏形墳
黃帝氏書言天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坤乾此書之出長
源羅氏謂其大父孝俛先生元豐中得諸南陽逆族者陳
伯玉謂元豐間毛漸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者晁
公武謂張商英撰以比李筌陰符經而文獻通考則謂張
天覺言得之於北陽氏墳皆古文而傳乃隸書亦疑天覺
所僞爲總之去世二千餘載三史七畧皆無之而其書忽
出何可信也

本草經

神農本草經見隋經籍志皇甫謐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
定本草經荀勗中經簿有子儀本草經賈公彥天官疾醫

疏謂子儀周末時人而陳騭中興館閣書目陳振孫直齋
書錄解題皆言本草之名始見漢書平帝紀樓護傳蓋唐
書方技傳云班固漢書惟載黃帝內外經而無本草至齊
七錄始有之世謂神農嘗藥時尙無文字以識相付至桐
雷乃載之篇冊然所載郡縣多漢時地名疑張仲景華陀
等竄記其語也是本草原書實始於後漢也神農舊經止
一卷藥三百六十五種陶宏景增名醫別錄亦三百六十
五種因註釋爲七卷唐顯慶間蘇恭增一百十四種廣爲
二十卷謂之唐本草宋開寶中益一百三十三種蜀孟昶
又嘗增益謂之蜀本草至嘉祐中掌禹錫唐慎微輩先後
增補合一千五百五十八種時稱大備然品類既煩名稱

多雜明李時珍病之乃窮摭博采芟煩補闕歷三十年閱書八百餘家彙三易而成本草綱目一書增藥三百七十四種釐爲一十六部合成五十二卷

陰符經

世稱陰符經黃帝之書或謂受之廣成子或謂受之元女或以爲黃帝與風后元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而戰國策蘇秦夜發書又謂得太公陰符之謀總之荒迂誕怪如泰階六符經之必託於黃帝云爾

書出於李筌謂得之驪山老姥

然文獻

通考謂唐少室山人李筌註言陰者暗也符者合也天機合事機故曰陰符也楊用修疑六季黃冠如寇謙之之徒所僞撰至名五行爲五賊有聖王出當以造言亂政之刑

誅之而世號傳統繼聖之大儒乃取而訓釋之亦獨何哉

山海經

吳越春秋曰禹東巡登南嶽得金簡玉字通水之理遂行
四瀆與益共謀所至使益疏而記之名山海經司馬遷曰
言九州山川尙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書怪物余
不敢言之也錫山尤延之亦謂非禹伯翳所作而以爲先
秦古書無疑然莫能名其爲何人也沈梅村曰劉歆校定
山海經十八篇唐藝文志言二卷晉郭璞爲之註皆信爲夏
初之書後人以其中及啟羿事又定爲先秦時人撰余謂
此書真偽並有南山經至中山經五篇真也海外南經至
海內經十三篇偽也何以明之夏后治水莫詳於禹貢其

山川道里悉在九州之內固未嘗至海外也則中山經五篇已足備物類之善惡何必更侈談八荒乎夫五篇之外第六篇卽是海外南經而啟羿之事卽於此篇見之則自此以下非夏初之事益明矣故信其真而遂忘其僞者劉郭之論也因其僞而并疑其真者尤延之施青臣之論也橫校兩端真與僞皆置之者楊升庵之論也

周髀經

周髀算經二卷音義一卷稱周公受之商高而以句股爲術故曰周髀 四庫目錄謂是書爲相傳古本莫知誰作其算法爲句股之祖其推步卽蓋天之術歐羅巴法實從此出也朱檢討孫尊曰班固志藝文周髀不著於錄商高

姓名古今人表無聞焉然蔡邕謂其術數具存考驗天狀
多所違失則漢季已有其書隋經籍志載周髀一卷趙嬰
註又註一卷甄鸞重述又圖一卷唐志益以李淳風註釋
一卷崇文院總目中興館閣書目均有之宋志又益以李
籍音義一卷而釐周髀作二卷此今本流傳惟音義別爲
一卷其餘悉合爲一矣隋唐志均書趙嬰註而今本卷首
題趙君卿註宋嘉定中知汀州軍兼管內勸農事括蒼鮑
澣之作序言唐以前有趙嬰註而本朝則有趙爽之本君
卿其字也又疑趙嬰趙爽止是一人今觀君卿註每自稱
其名曰爽殆非隋唐志之舊註矣

晉北周司募校尉淳風
唐太史令籍宋承務郎

祕書省句考
算經文字

梅徵君文鼎著歷學疑問補論周髀所傳之

說必在唐虞以前言之最詳

九章算經

漢藝文志有許商算術二十六卷杜忠算術十六卷隋經

籍志有夏侯陽算經三卷

文獻通考作一卷

唐藝文志有張邱建

算經一卷

書錄解題作三卷

二書俱言漢中郡守前司隸甄鸞註

而張書又稱太史令李淳風等註釋算學博士劉孝孫細

草

細草者乘除法實之詳悉也

而要莫古於九章算經九章者一方田

二粟米三差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方程八盈不足

九旁要也

後漢馬嚴傳註劉徽九章算術與此畧同但以盈不足第七方程第八句股第九而無旁要耳

相傳爲周公所作蓋周公既問數於商高定此九數使保

氏以教國子者朱竹垞檢討謂秦火所未燔而唐明算科

取士之第一書僅存於今者可寶也而宋有平陽奇士蔣
舜元撰應用算法一卷凡八篇曰釋數曰田畝曰粟米曰
端匹曰斤秤曰修築曰差分曰雜法似亦倣九章而別出
者殆以其近而易用焉耳

鬻子

陳直齋言鬻子一卷凡二十二篇今書十五篇陸佃農師
所校又言鬻子註一卷唐鄭縣尉逢行珪撰止十四篇中
合二章以爲一故視陸本又少一篇其甲乙篇次皆不可
曉二本前後亦不同姑兩存之楊升菴曰鬻子文王時人
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漢藝文志云鬻熊爲文
王師封於楚爲始祖今其
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疑也又云賈誼新書

所引鬻子七條皆正言確論今之所傳有是乎文選註引
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一條今本亦無曷不取賈誼書
中七條補之以冠子書亦愈於傳賈售偽也明末錢塘楊
之森秀夫從賈太傅修政論錄出鬻子七則補行珪本之
闕可謂成升菴之志矣又唐天寶六載詔祀夏禹於安邑
以宗伯鬻熊秩宗伯夷配此夏之鬻熊也升菴謂鬻熊事
夏禹爲宗伯經傳無明文不知何所據也

管子

漢志管子二十四卷

隋唐志俱作十九卷

凡八十六篇

今佚十篇舊題房元齡註

晁氏讀書志作尹知章註

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陳振孫謂

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操術用心之同故

耶然以爲道則不類矣袁氏變習齋集曰管子非一人之
筆亦非一時之書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
鵝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客等語亦種
蠡所尊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著賈誼
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
目次第最齊整此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
古文日盛學者雖疑信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細矣然
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
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淺
識之士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
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

窺剽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軼斯之初覺民罹其阨而不蒙其福也哀哉仁和沈氏亦然曰管子之文整峻朴茂無過士經一篇然尙可學步至山高一篇正喻錯落句法逐節變換似聯非聯似斷非斷奇而不怪古而不澀真是春秋以前文字

孫子

四庫簡明日錄孫子一卷周孫武撰陳氏書錄解題作三卷謂漢志八十一篇魏武帝削其繁冗定爲十三篇兵書之傳於今者惟此爲最古然孫武事吳闔廬不見於左傳未知其果何時人也全紹衣曰眉山蘇子謂孫武用兵不

篇首之文名上篇曰道下篇曰德

司馬光述要曰道德連體不可偏舉合從本名

自是宋徽宗有御註司馬光有述要蘇轍有新解程大昌有易老通言葉夢得有老子解其說謂孔子稱竊比於我老彭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氏老氏之書孔孟所不廢也其解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以爲四肢九竅蓋本於韓非解老之說云朱子曰老子之學曰致虛極守靜篤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爾在高處池只要在卑下處只是他放出來便不可當如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子房之術全是如此其學多流於術數後兵家亦祖其說楊升菴曰文子引老

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漢儒取入禮記遂爲經矣若知其出於老氏宋儒必洗垢索瘢曲爲譏評惟以爲經故護持交贊此亦矮人之觀場也長洲沈文憲謂老子云守中云抱一云元德是其宗旨云昏云辱云退云損云沖云嗇是其本領中言體處探乎天地生生之原與大易中庸太極圖說相表裏也言用處以仁義禮樂爲多事而不知以悶悶淳淳繩三代後之天下適以滋僞而長亂也然則老子與聖人之道其在離合之間乎

孔子家語

今所傳家語非出孔子孔氏之書其亡已久漢藝文志注辨之詳矣今家語乃魏王肅欲詆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駕

其說因雜取二戴禮孟子荀子左國史記說苑旁及晏子
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篇割裂竄
改而又以已所駁鄭諸說混入以成之者故王弼州怪其
錯雜不精虞正夫謂其巧而無理飾而不誠與論語絕不
相類王龍溪謂其附會假借鮮稽其實使聖人之學黯而
弗明偏而弗備駁而弗純君子病焉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十二卷齊大夫平仲晏嬰撰陳直齋謂漢志八
篇但曰晏子隋唐七卷始號晏子春秋今卷數不同未知
果本書否余觀孟子書益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
括及其見殺門人問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是與孟子同

時之人之事而非追論之詞可知矣故孫宣公夷孟子音義以爲嘗學於孟子今卷內載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於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括也父之孝子也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耐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耐是以悲也是與孟子既不同時而所謂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則足以殺其軀而已者其詣行又相懸絕豈所誤在孟子耶何風馬牛之不及若此也

沈梅村疑姓名偶同景公時別有一盆成括然崇文總目

謂晏子之書久亡世所傳者蓋後人采嬰行事而成故柳宗元以爲墨之徒有齊人者爲之非嬰所自著也洪穉存

曰晏子春秋前代人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貨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然考墨在晏子之後見漢書藝文志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

列子

劉向校定列子書八篇謂列禦寇鄭人與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孝景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柳子厚曰鄭繆公在孔子前幾百載禦寇書言鄭殺其相駟子陽則鄭繆

公二十四年當魯繆公之十年向蓋因魯繆公而誤爲鄭
耳宋葉榮甫曰觀莊子讓王篇云子列子窮貌有飢色客
有言於鄭子陽曰列禦寇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
無乃不好士乎子陽卽令官遺之粟列子再拜而弗受其
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攷史記鄭世家鄭繻公二十五年
殺其相子陽卽周安王四年癸未歲也劉向以爲繆公意
者誤以繻爲繆與又曰列子之書大要與莊子同不可以
其寓言爲實也知楊朱篇云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
夷吾問送死於晏平仲以史記秦記及穀梁傳參考之秦
穆魯僖之十二年已言管夷吾死史記齊世家誤平仲雖莫究其
始然史記載嬰死於會夾谷之歲則是魯定公十年也自

仲之死至是已百五十年使其問答則仲當垂死之歲嬰
方弱冠之時耳又史記管晏列傳云仲卒齊遵其政後百
餘年有晏子焉然則二子非同時而列子之寓言明矣容
齋隨筆曰莊子之鵬鵬列子之六鰲其語大若此莊子之
蠶觸列子之焦螟其語小又若此

莊子

司馬子長言莊周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

然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著書十餘萬言

內篇八外篇
十五雜篇十

一凡三
十四篇

大抵率寓言也又謂其多空語無事實又謂其言

洗洋自恣以適已卽其自言亦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
言日出因以曼衍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

故曰無言言無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又曰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厓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綺見也以天下爲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其書雖瓌瑋而連舛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也是莊子以其書爲不足信未嘗諱也唐劉子元云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苟以爲實則蛙鼃競長蛇相憐鸛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並可引爲真事矣知言哉

文子

文子十二卷題默希子註漢魏文志文子九篇多載老子之言或以爲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

託者也葉氏大慶曰觀史記貨殖傳註裴駟曰計然葵邱
濮上人姓辛字文子其先晉國亡公子也嘗南遊於越范
蠡師事之文選曹子建求通親親表引文子曰不爲福始
不爲旣先乃是書守虛篇語而李善註引范子說與裴駟
同又北史蕭大圓云留侯追蹤于松子陶朱成術於辛文
然則文子乃春秋末人也但其第五卷有平王問於文子
曰吾聞子學道於老聃云云註家謂爲周平王故其序遂
謂周平王時人夫春秋始於魯隱正平王之時范蠡事越
句踐乃春秋之末相去二百餘年而謂文子爲周平王時
人可乎況其第一卷載孔子問道於老子老子曰正汝形
一汝視天和將至是與孔子同時皆去平王遠甚又其書

上仁篇云伯樂相之王良御之亦與趙簡子同時然則謂平王時人豈不誤與故陳氏振孫謂自班固時已疑其依託况又未必當時本書乎至以文子爲計然之字尤不可攷信柳子厚亦辨其爲駁書而亦頗有取焉默希子不著名氏晁公武曰唐徐靈府自號也

子華子

陳氏振孫曰子華子十卷稱晉人程本字子華與孔子同時考前世史志及諸家書目並無此書蓋假託也館閣書目辨之當矣家語有孔子遇程子傾蓋贈束帛之事而莊子亦載子華子見昭僖侯一則此其姓字之所從出昭僖與孔子不同時也莊子固寓言而家語亦未可考信班固

古今人表亦無之使果有其人遇合於夫子班固豈應見
遺乎其文不古然亦有可觀者當出於近世能言之流爲
此以玩世爾按劉向校定序言凡二十四篇以相校複重
十四篇定著十篇又言晉自頃公時政在六卿趙簡子招
徠賢雋爲己家臣子華子性閎爽善持論著書號程子名
稱藉甚簡子不能致將脅之以兵子華子去之齊館於晏
氏更題其書曰子華子朱微公謂其理多取佛老醫卜其
字多用左傳班史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類近時巧於模
擬變撰者所爲決非先秦古書也

公孫龍子

漢魏文志公孫龍子六十四篇趙人公孫龍撰陳直齋謂

其爲說淺陋不知何以惑當時之聽今書六篇首敘孔穿
事文意重複而楊升菴乃謂史記載公孫龍爲孔子弟子
然其論淫放頗僻去孔孟奚啻千里其說非也蓋史記之
公孫龍字子若或作子石楚人家語作公孫龍衛人升菴所見是爲
白馬非馬堅白之辨乃藝文志所載者字子秉趙人樂正
子與譏其行無師學無友者也非孔子弟子也汪堯峯曰
勝國之末吳中異學繁興有謂孔子獨傳道於弟子公孫
龍者遂奉公孫龍數篇以紬會子何其謬也按弟子傳龍
少孔子五十三歲孔子卒時龍二十歲至周赧王十七年
趙惠文王封公子勝爲平原君龍若尙在當一百九十八
歲人矣又孔穿孔子六世孫龍與穿同時顧得見其六世

祖矣何其謬也劉歆七畧有公孫龍子十四篇在名家蓋春秋六國間有兩公孫龍子無疑也

墨子

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漢藝文志七十一篇陳直齋謂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漢志云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疎蓋莊周嘗曰聞古有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

者墨子與禽子

即滑釐翟弟子

聞其風而悅之而爲之太過已之

太循其曰昔禹之湮洪水決汪洋而通四夷也腓無胫脛無毛櫛風沐雨而形勞天下使後世之墨者以裘褐爲衣以跣蹠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不如此則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墨之爲道也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命尙同其道太艱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而不可以爲聖人之道而習其道者多徒至今不絕韓非曰墨子死後有相里氏之墨相荜氏之墨鄧陵氏之墨孟子荀子皆非之韓愈獨以爲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本然云

鬼谷子

陳振孫書錄解題從橫家有鬼谷子三卷謂戰國時蘇秦

張儀所師事者號鬼谷先生其地在潁川陽城名氏不傳

於世此書漢志亦無有

高似孫子畧亦謂漢藝文志無鬼谷子

隋唐志始見

之唐志則直以爲蘇秦撰不可考也按丹鉛總錄言漢書藝文志有鬼谷區三篇註云卽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寗侯問於鬼臾區註云卽鬼容區楊升菴謂容臾聲相近今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然則鬼容區卽其名氏而不得謂漢志爲無有矣但其謂戰國時人而鬼谷又以地得名則仍未可強同耳又隋唐志有皇甫謐樂壹二家註今本稱陶宏景註徐廣又謂有尹知章註

孟仲子

鄭氏詩譜謂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

學於孟軻按孟子實學於子思之門人京山郝氏辨之已
審烏有仲子與孟子同事于思之理其謂著書論詩毛氏
取以爲說則維天之命傳及閟宮傳皆引有孟仲子語是
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書矣陸璣毛詩鳥獸草木蟲魚疏
謂子夏傳魯人申公申公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
子孟仲子傳趙人孫卿孫卿傳魯人大毛公小毛公然不
載漢書藝文志意其亡佚已久乎

於陵子

向聞山陰徐渭文長評於陵子十二篇而未之見順德黃
子鳳崖以寫本示余內有陳子岸周質先評而無文長語
心竊異之又其第十一篇見皇甫士安高士傳餘皆摹象

莊老而益之以五蠹六蝨之說而要其歸則墨家者流也
夫於陵子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矣何漢志所收百八十
九家不列其名氏卽唐宋而下鮮能道之者豈廢棄沈沒
千有餘歲至明而始著於世耶當亦如柳州所譏亢倉子
鶡冠子之類焉已耳第其文則緊潔而雋爽姑錄而藏之
俟得山陰本以考正焉未必非好古者見聞之一助也或
曰萬厯間士大夫好撰僞書以欺世此則姚士粦叔祥所
作云又於陵齊地今屬淄州長山縣顧野王輿地志酈道
元水經注唐張說石泉驛詩可覆按也而篇中乃以於陵
屬楚蓋以列子有陳仲子適楚居於陵因以爲號之語抑
知列子周安王時人在仲子前百餘年

依劉向說且
二百餘年

殊未

足爲確據也

荀子揚子

楚蘭陵令趙國荀况撰荀子二十卷漢志作孫卿子避宣

帝諱也至楊倞始改爲荀卿

歸震川謂荀子三十二篇至唐大理評事楊倞始移易其

篇第今篇中亦有失倫次者又謂其富於文辭引物連類蔓衍夸多不能無疵若其精造則孟子不能過漢黃

門蜀揚雄撰法言十卷凡十三篇篇各有序本在卷末如

班固敘傳然今本分冠篇首自宋咸始也韓昌黎謂荀與

揚大醇而小疵程伊川謂荀卿才高而其言多過子雲才

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全紹衣曰荀子醇疵

相間然不可謂非孟子而下一人故史記孟荀合傳可謂

有見揚子之學出於老氏其源流本殊而粉飾之以孔氏

故荀子之參差於孟子自是其病而亦正是其本色所在不肯附會揚子摹擬諸經乃是其摹擬司馬相如作賦之餘技其中無得蓋揚子之學其於老氏亦淺須知得老子之道者漢初莫如張良是以老氏之學成經濟次之則汲黯是以老氏之學成氣節又次之則東陵侯蓋公之徒是以老氏之學善其進退存亡於一身最下斯爲揚子其流極便是馮道何可與荀子爭軒輊也

孔叢子

孔叢子七卷孔氏子孫雜記其先世系言之書也宋中興館閣書目稱漢孔鮒撰陳伯玉謂孔光傳夫子八世孫鮒魏相順之子爲陳涉博士卒於陳下則固不得爲漢人

矣且其書紀鮒之沒第七卷號連叢子者又記太常臧以下數世迄於延光三年季彥之卒則又安得爲鮒撰乎按是書所載多附會如孟子距子思年歲不相逮故史記謂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是書有思孟論牧民之道語班固漢書趙岐序應劭風俗通司馬貞索隱皆誤信之至涑水溫公亦編入通鑑惟朱子云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僞作讀其編首幾章皆法左傳句義固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其好左傳便可見方合山曰孔叢子出於宋咸世以爲卽咸所作也

新序

新序十卷漢護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子政撰唐以前

本皆三十卷！宋以後本皆十卷不知爲合并爲殘闕也曾
子固序謂此書最爲近古遠自舜禹及於周秦以來古人
之嘉言善行往往而有雖傳聞異詞不無舛牾要不失爲
儒者之言也葉榮甫曰新序第一章言秦欲伐楚使使往
觀楚之寶器昭奚恤乃爲壇稱曰理百姓實倉廩令尹子
西在此守封疆謹境界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正兵戎子
反在此攘霸王之餘義獵治道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
國所觀使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按通鑑昭
奚恤爲楚相實周顯王十六年也子反卒於魯成公十六
年卽周簡王十一年也自子反卒至奚恤相前後二百二
十年豈得爲同時人乎或恐別有子反非死於鄢陵之戰

者然令尹子西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卽周敬王三十九年
也下去奚恤爲相之時亦百三十年矣又豈同時乎或者
又謂楚非一子西然葉公子高定白公之難正與子西死
白公之難爲同時必此子西也所謂不無牴牾者多此類

蠡勺編卷二十

譚瑩玉生覆校

蠡勺編卷二十一目錄

方言

釋名

論衡

白虎通

水經註

參同契

世說新語

文中子

編珠

女孝經

通典

通志

虎鈴經

皇極經世書

小學

家禮

明本釋

孝慈錄

砭狂錄

三字經

金石諸書

鐘鼎款識

蠡勺編卷二十一

嶺南遺書

番禺 凌揚藻 譽釗撰

方言

直齋書錄解題方言十四卷漢黃門郎成都楊雄子雲撰
晉郭璞註首題輶軒使者絕代語末載答劉歆書具詳著
書本末其畧云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抱
三寸弱翰齋油素四尺以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
槧爲洪西京雜記言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
殊方絕域之語蓋本雄書所云也洪容齋曰世傳方言
凡十三卷與書錄解題異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
子駿與雄書從取方言及雄答書以予攷之殆非也雄自

序所爲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元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大於蒼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爲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註云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答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按君平本姓莊漢明帝諱莊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答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旣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

書稱汝穎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爲之爾

釋名

釋名八卷漢徵士北海劉熙成國撰序云名之於實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意故撰天地陰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卽物名以釋義凡二十七篇陽湖洪穉存曰序言二十七篇然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按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

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
去曜年代必不遠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
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註續漢書稱
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
漢靈帝立是郡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按魏志及晉書地
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
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也又云西海
郡海在其西據劉昭註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
去魏受禪不遠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以
此而推則熙爲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
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

此書兆於劉珍踵成於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闕也其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也

論衡

論衡後漢王充仲任撰

或作子任

充上虞人仕爲州從事著書

八十五篇

今佚其一

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蔡邕得之祕玩

以爲談助

四庫目錄謂充生當漢季憤時嫉俗作此書

以勸善黜邪訂譌砭惑然激而過當至於問孔刺孟不可

以訓其文亦冗漫無制瑕瑜不掩分別觀之可也

陳直齋亦謂自

王明傳之時以爲不見異人當得異書今觀之未見異也

惲子居曰吾友張皋文嘗薄

論衡詆爲鄙冗其問孔諸篇益無理致然亦有不可沒者

其氣平其思通其義時歸於反身蓋子任稟質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煩而意近其爲文以荀卿子爲塗軌而無其才與學所得遂止此然視爲商韓之說者逕庭焉卑薄則易近於道高強則易入於術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白虎通

白虎通義四卷凡四十四篇漢扶風班固撰章帝建初四年詔太常博士郎官及諸儒會北宮白虎觀議五經同異帝親稱制臨決哀其議奏爲白虎通德論後詔固撰集成書名白虎通義其中兼涉讖緯然多傳古義攷證家藉爲據依而流及後世實亦有不可通行者如 篇引曾子云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嫌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

拜尸也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明三衢葉氏禋敬曰古人祭必立尸似無義理夫祭則如在惟誠所通何必設尸然後神在且宗廟以卿爲尸謂公尊近天子嫌於受天子之拜顧卿獨可受拜乎曲禮祭祀不爲尸鄭註云尸卜筮無父者呂氏曰尸取主人之子行而已若主人之子是使父北面而事之人子所不安也然旣云主人之子行獨可受伯父叔父之拜耶且宗廟立尸猶曰以同氣之孫感同氣之祖猶爲以人附人如優孟學孫叔敖也至於天地山川原非若祖宗之人形今亦設尸以象之後世循此弊端遂至於天而立爲玉皇上帝夫天本清虛無物而今於虛空中撰出箇人又塑爲土木

之偶以肖之此何理哉又山川能興雲雨以澤物有功於民故亦祭之而今泰山之上有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雖附會於黃帝七女之說亦古人設尸之法爲之階厲也

水經註

水經三卷相傳漢桑欽撰

晁公武以爲成帝時人陳振孫以爲順帝時人而四庫簡明

日錄以爲三國時人

註四十卷後魏御史中尉范陽酈道元撰唐藝

文志及杜氏通典謂註二卷晉郭璞撰明代以來傳刻舛誤我朝趙一清東潛撰註釋四十卷刊誤十二卷全氏祖望序曰安定之註水經雖於禹貢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固有用之書也但嗜奇博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

文總目祇三十五卷元祐間無名氏跋且祇三十卷是歐陽充公尙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其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原本當有弱黑涇洛庠沱諸篇而今不得見豈止小失乎哉然卽所幸存者亦多脫譌蔡正甫所謂蜀本遷就之失撫卷茫然雖有好學如柳大宗謝耳伯趙清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而於其大者未之能及也近乃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繇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君子慨然於蔡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通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劉繼莊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薈萃爲是書之

疏而惜其不果然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爲澆水

東樵

或以

榮水爲澼水

宛谿

或以漂水有二

百詩

或以礫谿有南北二渠

東樵

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於許叔重之說

東樵宛谿皆然

甚矣稽

古之難也東潛拾遺糾繆而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得代興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其不亡可也

參同契

後漢上虞魏伯陽撰參同契三卷因易以言養生後世言

修鍊者祖之蜀祠部員外郎永康彭曉

字秀川又號真一字

於廣政

丁未

蜀孟昶廣政丁未是年昶高祖昶即位乃更稱天福十二年

分作十九章而爲之

註且爲圖八環謂之明鏡圖宋紫陽朱子別撰考異一卷

謂其詞韻皆古奧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比他書舛

誤尤多乃合諸本更相參正其諸同異皆并存之故語錄曰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是互換之名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爲丹陽氣在下初成水以火煉之則凝神丹其說甚異又曰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也六虛者卽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稱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參同契之先其實乃躡括參同契之語而爲之者耳

世說新語

文獻通考言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皆東漢以後
事分三十八門梁劉峻孝標註之唐志作八卷書錄解題
作三卷謂此本董令升刻之嚴州以爲晏元獻公手自校
定刪去重複者按休甯汪文端公松泉集言太平御覽引
世說云胡廣本姓黃五日生父母惡之乃置之甕投於江
胡翁見甕流下有小兒啼聲取長養之以爲子登三司流
中庸之號廣後不治本親服謂我於本親已爲死人也世
以此爲深譏焉今世說不載此條疑元獻嫌其乖疎削去
之以伯始之孝於後母豈有忘其本親者乎

文中子

隋河汾王通仲淹撰中說十卷

唐志作五卷

直齋陳氏謂第十

卷有文中子世家

通事史無所考

房杜論禮樂事書關子明事及

王氏家書雜錄舊傳以爲前後序非也晁氏讀書志謂通

之門人共集其書之語有太常丞阮逸註有正議大夫龔

鼎臣註龔自謂明道間

宋仁宗年號

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氏比

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程子曰

王通隱德君子也當時有少言語後來爲人傳會不可謂

全書其粹處殆非荀揚所及濟南王司寇曰世或疑房杜

李諸公未必皆出其門者予讀司空圖文中子碑云天生

文中子以致聖人之用得衆賢以廓之以俟我唐故梁衛

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濟貞觀治平之盛圖唐人

也又文中子鄉人也其言如此若門人薛收等議諡文中

子則詳唐書文苑王勃傳文中子之名則附見王績傳

編珠

編珠四卷隋安陽令中山杜公瞻撰新舊唐書經籍藝文志無之至宋始著於錄然晁氏郡齋讀書志趙氏附志陳氏書錄解題皆未之載也意其書流傳特少卽唐宋元以來諸書之引之者亦鮮錢唐高澹人詹事得諸內府而闕其半遂按其目補之以行編首有崑山徐尙書秀水朱

檢討二序檢討謂類書始南北朝然如朱澹遠語麗語對

語麗十卷語對一卷皆梁湘東王功曹參軍朱澹遠撰

既已失傳卽修文殿御覽今

亦亡之

凡三百六十卷北齊尙書左僕射范陽祖珽等撰按陳直齋謂唐志類書在前者有皇覽類苑華林

遍畧等六家今皆不存當以是書爲古今類書之首又云延行事奸險毋乃盜編畧爲已功耶編畧者梁徐僧權所

撰惟隋著作郎杜臺卿撰玉燭寶典十二卷見連江陳氏世善堂書目予人閩訪之又不可得則數家當首公瞻此書宜詹事亟補之以傳而儲藏家得之以爲創獲也

臺卿卽公

瞻之叔父也

女孝經

女孝經十八章首開宗明義次后妃次夫人次邦君次庶人次事舅姑次三才次孝治次賢明次紀德行次五刑次廣要道次廣守信次廣揚名次諫諍次胎教次母儀次舉惡唐朝散郎陳邈妻鄭氏著也其進表曰妾聞天地之性貴剛柔焉夫婦之道重禮義焉仁義禮智信者是謂五常五常之教其來遠矣總而爲主實在孝乎夫孝者感鬼神

動天地精神流貫無所不達蓋以夫婦之道人倫之始考其得失非細務也易著乾坤則陰陽之制有別禮標羔雁則伉儷之事實陳妾每覽先聖垂言觀前賢行事未嘗不撫躬三復歎息久之欲緬想餘芳遺蹤可躅妾姪女特蒙天恩策爲永王妃以少長閨闈未嫻詩禮至於經誥觸事而牆夙夜憂惶戰懼交集今戒以爲婦之道申以執巾之禮並述經史正義無復載乎浮詞總一十八章各爲篇目名曰女孝經上至皇后下及庶人不行孝而成名者未之聞也妾不敢自專因以曹大家爲主雖不足言嚴石亦可以少補閨庭輒不揆量敢此聞達輕觸屏展伏待罪戾妾鄭氏誠惶誠恐死罪死罪謹言按後漢扶風曹世叔妻

妻班昭有女誡七篇載范書列女本傳中

馬融善之令妻女皆習焉

而

陳直齋謂俗號女孝經萬厯八年庚辰有神宗御製序云頃以中宮正位宗廟有助聖母恐母儀之教未闡迺取其書命儒臣註解暨仁孝文皇后內訓后姓徐氏中山武甯王達之女俾諸保傅姆朝夕進講於宮闈仍鏤別本頒示中外便民庶之家得以訓誨女子是女孝經之名早屬女誡而此復從而擬之焉爾

通典

唐劉秩採經史自黃帝迄天寶末制度沿革廢置論議得失倣周禮六官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稱其才過劉向宰相杜佑以爲未盡因廣之參以新禮以食貨選舉職官

禮樂刑法州郡邊防八門分類敘載自書契迄德宗貞元元年爲通典二百卷宋真宗咸平中宋白等爲續通典載二百年事而卷帙亦如之龔氏鼎臣曰秩書太畧白書太煩不煩不畧最爲適中者佑書也故最行於世又因學紀聞言蕭穎士與韋述書欲依魯史編年著歷代通典起漢元十月終義甯二年約而刪之勒成百卷於左氏取其文穀梁師其簡公羊得其覈綜三傳之能事標一字以舉凡然其書今無傳焉畧見穎士本傳而不著通典之名

通志

宋莆田鄭樵漁仲撰通志二十畧淳熙間經進其氏族六書七音等十五畧自謂出於胸臆職官選舉食貨等五畧

則謂雖本前典亦非諸史之文然而詆史遷非班固至敘
次小戴記斥之曰身爲賊吏子爲賊徒而引漢書何武傳
爲證陽湖惲氏敬曰漢人他書無有言小戴事者故漁仲
於何武傳外亦未別有所引今據武傳曰九江太守戴聖
禮經稱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大儒優容之及
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
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原
文言多不法言得其罪未嘗言受贓也此如任意決事不
守功令期會或過誤賞罰科斷乖背皆是觀刺史所舉聖
尙敢廢閣殆倚聲望傲然爲之致積愆過而已不當二千
載之後懸入以受贓使如漁仲言貢禹以職事爲府官所

責公孫宏以罪免皆可曰受賊矣傳又曰後爲博士毀武
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
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原文言平心決之
則武非縱盜也武非縱盜則聖之子非盜黨也此蓋漢法連
坐其子之賓客爲羣盜故子繫廬江緣漢人市好客名多
通輕俠耳漁仲斥之曰賊徒如斥聖受賊失實矣可哂也
北宋以後儒者喜深刻而讀書又不循始終卽妄爲新論
專以挾剔前人瑕累爲快如諸葛忠武文中子皆詆毀無
完膚况聖乎哉至明程篁墩拾漁仲謬說遂有罷祀之議

虎鈴經

虎鈴經二十卷共二百一十篇

內闕寶沈鷄首
鷄火鷄尾四篇

宋許洞撰

其自序言孫子之法奧而精諸家之法膚而淺而李筌太白陰經論心術則祕而不言談陰陽則散而不備今上探孫子李筌之要下撮天時人事之變備舉其占或作於己或述於古人名曰虎鈴經創於辛酉之初成於甲辰之末書首有洞進表四庫簡明目錄謂其指陳兵法上至占候陰陽下至醫療人馬大抵彙輯舊文參以己意惟第九卷飛鶚長虹重複八卦四陣及飛猿寨圖爲洞自創之新法耳洞吳人咸平三年進士歷雄武推官嘗忤知州馬知節奏洞私用公錢除名景德二年乃應洞識韜畧運籌決策科除均州參軍終烏江主簿著有春秋釋幽五卷又演元十卷集百卷

皇極經世書

邵康節皇極經世書曰元會運世蓋數學也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自堯至於五代天下離合治亂興廢得失邪正之迹以天時而驗人事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以窮萬物之數世之能明者蓋鮮故楊升菴謂漢書律厯志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列子引楊朱言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二說既參差而路史及外紀其年代復與二家異康節皇極數斷以天地始終止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爲一元到一元盡時天地又是一番開闢以邵子之言參之漢書列子則天地應兩番始終矣其果孰爲是乎善夫莊子之言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漢書列子說

誠荒唐邵子之言亦安知其然耶存而不論可也

小學

朱子小學書集古聖格言至論以敎學者皆成童幼志進學之序也內篇曰立敎明倫敬身稽古外篇曰嘉言善行

共四卷

明初註小學者二家宣德時常熟吳氏誦有集解成化時臨海陳氏選有集註二公皆名儒崇正時

詔以陳氏小學集註頒學宮而集解罕有傳者

吾邑林孝廉伯桐曰朱子作小學

蓋以古之蒙養必有專書今雖失傳而其散見曲禮少儀弟子職諸篇小學之方猶可攷見故採錄經傳以爲此書其大意俱見自序及題辭中所謂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是也夫小學之名見於尙書大傳白虎通入小學履小節固灑掃應對進退禮樂射御書數之事而論語弟

子一章尤言簡而義備六書之義乃小學一端耳後世小

學既廢而移其名於六書史志所載類然

舊唐書經籍志以訓詁小學分

二門抑知訓詁亦小學也

然則此書乃返之於古

文獻通考載於經部猶漢書藝文志以弟

子職附於孝經也

至書中稱引或有及於廣大精深者蓋將以正

言正行先人童子之心而言行之正皆大人先生所爲勢

不得零碎割裂以就我法故小學一書多有大人之事非

義例不整也

家禮

陳直齋曰家禮一卷朱熹撰世傳鄧氏鍾岳所刻八卷王氏懋竑白田雜著謂依託者爲之而不盡然也汪堯峯曰乾道五年文公年四十丁母祝孺人憂始輯家禮其明年

書成門人黃勉齋作行狀謂其後多損益未暇更定楊信齋亦謂家禮乃初年本今卽喪制考之其與經傳異者五齊義悉有義負版辟領一也婦人不衰二也旣葬無受喪三也大祥用忌日則僅得二十四日又一日似乖二十五日而畢之義四也

若大祥僅二十四月一日假使禫祭得在二十七月後一旬則是間二月而

禫非間月矣

卜祭先上旬次中旬與禮喪事先遠日相反五也

自明孝慈錄集禮會典俱遵用此書以故沿襲至今殆非文公本意若萬厯中坊本間有增損則益失其舊矣

明本釋

明本釋三卷宋東平劉荀撰其書大指謂天下事物莫不有本因舉其關於大體者共三十三條多引六經語孟及

宋儒言行或旁採史鑒以證明之議論頗明白愷切宋史藝文志晁公武讀書志皆不著陳振孫書錄解題馬端臨經籍考但載荀所撰建炎德安守禦錄而是書亦畧焉惟明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有之蓋其書在宋不甚顯至元明間始行於世也然楊士奇焦竑皆作明本三卷劉荀撰此本乃標曰明本釋疑或後因其註而增題之也荀字子卿嘗知盱眙軍書中多稱先文肅公蓋劉摯之孫故所稱引皆元祐人語又與朱子同時故其言具有本末云乾隆三十八年 命館臣恭校刊於武英殿

孝慈錄

禮雜記下篇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

而禪註云此謂父在爲母也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其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喪期者見無二尊也自唐以前皆父在爲母一周除靈三年心喪高宗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喪三年從之嗣後或行或不行連年不決開元禮定亦行其文而廢其實洪武七年九月庚寅貴妃孫氏薨命吳王橚服慈母斬喪三年以主喪敕皇太子諸王皆服期乃命翰林學士宋濂等修孝慈錄立爲定制子爲父母庶子爲母皆斬喪三年嫡子衆子爲庶母皆齊衰杖期十一月壬戌書成

砭狂錄

僧大汕池州人或曰蘇州人性狡黠少爲府縣門役翦髮稱覺浪大師遊嶺南居長壽寺嘗私販往安南致象犀珠玉之屬直且十萬以伺候當道之門諸貴人暱近之益無所忌憚潘稼堂次耕遊粵撰砭狂錄數萬言於緇素源流分涇別渭以斥其妄後爲按察使許公嗣興逮治之詰其前後奸狀押發江南原籍死於道乾隆五十年間有寄塵者亦嶺外人善丹青頗能詩余嘗於大通寺見其題竹一絕云只因無肉食寫竹不能肥趁此秋風好別君江上歸亦有風致然癖奇服恣淫蕩日費不啻何曾萬錢雖肉食者不如也諸大僚爭延致之惜無有潘太史許中丞其人者

三字經

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叶

韻處朱子謂是古人初教小兒語是三字經之所從來遠

矣今童蒙所誦三字經則南海區適子正叔撰

宋人入元不止

亦多叶韻語康熙間有琅邪王相字晉升號詠菴者從而

箋釋之謂是宋儒王伯厚所作以伯厚著述最富

凡二十種共

七百零一卷未嘗有二字經也中有蒙訓七十五卷小學諷詠四卷遂億

度而歸之爾其實區撰無疑也

廣州人物傳三字經適子所撰也文殊馴雅童子多

誦之與周興嗣千文並行又琅邪本改不知禮爲不知義所當識爲所

當執識某名爲識某文君臣也爲君臣義曰哀樂爲曰哀

懼乃七情爲七情具與絲竹爲絲與竹至曾元爲元曾弟

則恭下添長幼序友與朋二句改由孝經爲小學終乃孔
伋爲子思筆我姬公爲我周公著六典爲著六官當詠諷
爲當諷詠稱盛治爲盛世猶苦學爲猶苦卓彼晚成爲彼
旣成且聰明爲且聰敏當少成爲當自警當少成下添唐
劉晏方七歲二句前添長幼序友與朋微足十義之數已太生強此更畫蛇添足垂於後
爲裕於後諸如此類皆任意爲之則其謂王伯厚作愈不
足信

金石諸書

金石之書唐以前所罕見自宋歐陽公撰集古錄爲跋尾
二百九十餘篇趙德甫倣之成金石錄三十卷自是劉原
父鄭漁仲呂與叔黃長睿以及薛尚功婁彥發王子弁之

徒爭相編述而風尚興焉然陳伯玉嘗竊笑之謂大抵好
附會古人名字如丁字卽以爲祖丁舉字卽以爲伍舉方
鼎卽以爲子產仲言匱卽以爲偃姑夫遂古以來人之生
世夥矣而僅見於簡冊者幾何器物之用於人亦夥矣而
僅存於今者幾何迺以其姓字名物之偶同而遂實之乎
此在考古圖博古圖說之類或所不免直齋笑之是也若
永叔所云聖君賢士桓碑彝器多與史傳相證明可以闡
幽表微補正訛闕其所係亦非淺鮮也此好古之士所由
博訪遐搜且日起焉而未有已也

鐘鼎款識

宋薛尚功撰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皆鉤摹古器銘辭爲之

箋釋大約以呂與叔考古圖黃長睿博古圖說爲粉本而
摭拾諸書以附益之獻縣紀文達謂其訂譌考異具有辨
證固非考古圖所及亦非博古圖說所及也不知何人翻
作板本爲二十卷休甯汪文端曰用石刻翻作板本取便
摹印廣爲流傳其意甚善惜刻工拙劣不能得其形似尤
可諱者每條釋文辨證率以意節去字數讀之多不明瞭
蓋亦刻工欺妄而主者不加勘校謬誤百出前輩嘗云明
隆萬後刻書潦草爲載籍一厄今是書并薛尙功姓氏不
傳乃載籍之又一厄矣